

所谓道理无他，以之处己，以之处人，行焉而宜，施焉而当，推而放之而心理得，举而措之而天下安。

州长治 著



郭嵩焘

Guo Songtao

大家精要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郭嵩焘

州长治 著

大家精要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Guo Songtao

图书代号: SK16N105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郭嵩焘/州长治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7.1

(大家精要)

ISBN 978-7-5613-8823-5

I. ①郭… II. ①州… III. ①郭嵩焘(1818—1891)—传记 IV. ①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21622号

郭嵩焘 GUO SONGTAO

州长治 著

责任编辑 王奉文

特邀编辑 石慧敏

封面设计 张潇伊

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)

网 址 <http://www.snupg.com>

印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660mm×980mm 1/16

印张 10

字数 100千

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

印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613-8823-5

定价 20.00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 (029) 85303879 传真: (029) 85307864 85303629

目 录

引子 / 001

第1章 生平 / 002

- 一、科举之途 / 004
- 二、结交朋友 / 004
- 三、立志高远 / 005
- 四、崭露头角 / 007
- 五、三起三落 / 009
- 六、风雨残年 / 036

第2章 郭嵩焘与湘军 / 039

- 一、说服曾国藩出山 / 039
- 二、创意组建湘军水师 / 045
- 三、为湘军筹饷 / 046
- 四、为湘军谋购设备及枪械 / 050
- 五、宣传湘军，维护湘军 / 051

第3章 郭嵩焘与洋务运动 / 058

- 一、初涉洋务 / 059

- 二、在京城宣扬洋务思想 / 060
- 三、筹办洋务 / 063
- 四、晚年赋闲继续涉足洋务 / 070

第4章 作为首任驻外公使的外交实践及其意义 / 072

- 一、出使的缘由 / 072
- 二、赴任 / 074
- 三、开馆 / 083
- 四、履命 / 086
- 五、调回 / 114
- 六、出使的意义 / 118

第5章 郭嵩焘思想的历史地位 / 120

- 一、郭嵩焘思想综述 / 120
- 二、郭嵩焘思想的启蒙意义 / 127
- 三、郭嵩焘思想对洋务派的超越及其意义 / 136

第6章 对郭嵩焘历史地位的评述 / 145

- 一、逝世时各方的评论 / 145
- 二、民主革命时期的评论 / 146
- 三、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的评论 / 147
- 四、改革开放时期的评论 / 147

附录

- 年谱 / 151
- 主要著作 / 152
- 参考书目 / 153

引 子

傲慢疏慵不失真，惟余老态托传神。
流芳百代千龄后，定识人间有此人。

世人欲杀定为才，迂拙频遭反噬来。
学问半通官半显，一生怀抱几曾开。

这是郭嵩焘晚年写的一首总结自己一生的小诗。诗中讲了自己的人品、思想、学识，对一生进行了概括。其中的第三、第四句说历史总有一天会记起他郭嵩焘，最能引起我们的关注。

那么，郭嵩焘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

第 1 章

生 平

郭嵩焘生活在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五朝。身处清帝国末世，赶上太平天国起义引起的空前危机和西方强国入侵造成的“几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作为清廷重要官员，他思维锐敏，敢为天下先，成为我国最早一批思想启蒙者中的佼佼者。他是国家派往西方的第一位常驻公使，成为代表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先行者。

“世人欲杀定为才。”对传统的突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。新的思想和观念的产生会受到社会主流思想的顽固阻杀。郭嵩焘孤傲独行，与传统思想抗争，深感势单力薄，一直有一种被扼杀、遭覆灭之感，一生很难开怀。但郭嵩焘相信历史的进步，相信终有一天，人们会记起他，理解和接受他的思想和学说。

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，相当一段时间内，人们对他的思想知之甚少，就连郭嵩焘这个名字，恐怕除近代史研究圈子里少数人外，知道的也是不多的。即使知道，或许也会由于他曾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驻外公使，而认定他仅是一位外交人物。

这是历史的遗憾。

下面，我们从郭嵩焘的生平、事迹和思想三个方面对他加以介绍，希望让更多的人，特别是年轻人认识他、了解他。

郭嵩焘生于嘉庆二十三年，也就是1818年。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，他二十二岁。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时，他三十二岁。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，他三十八岁。他的一生，就是围绕两件事展开的：一、与太平军作战，为清廷挽救危局；二、认识洋情，并与洋人周旋，应对变局。特别是在应对变局中，他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人生，最终确定了启蒙思想家的地位。

郭嵩焘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的农村，祖上都是读书人。家里靠收取地租维持生活。父辈给他设计的人生轨迹是读书明理、读书做官。

郭嵩焘的亲祖父排行老六，父亲叫郭家彪，排行老二。因郭嵩焘的二祖父郭世遵没有儿子，郭嵩焘的父亲郭家彪便被过继给了郭世遵。

郭家彪所继承的，自然就是郭世遵的产业。在郭嵩焘的爷爷辈时，郭家的日子过得相当好，“岁租数百担”。

但是，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以后，郭家开始败落，原因是连年大雨，郭家的田地都在洞庭湖边上，地势低洼，发生涝灾。收成全无，租子自然也就无法收取。所以，有若干年的光景，郭家的生活处于艰难的境地。

郭嵩焘五岁时，他有了一个弟弟郭崑焘。九岁时，又有了一个弟弟郭峇焘。承担郭嵩焘启蒙教育的，是他的父亲。他父亲是一位秀才。郭嵩焘十一岁时进了私塾，教他的是一位李先生。郭嵩焘十四岁时，师从伯父郭家瑞。

一、科举之途

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，郭嵩焘进入本县的仰高书院，并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。这一年，他十八岁，考中生员，随后，又考中秀才。次年，他进入省城的岳麓书院，目的是为了达到科举的下一个目标——中举。终天道酬勤，道光十七年，他二十岁时中了举。

中举的当年十月，他去京城，准备参加下一年的会试，憧憬着迈上读书人科举的最后一个阶梯，考取进士。次年发榜时，郭嵩焘发现自己名落孙山。

道光十九年，郭嵩焘又北上入京准备第二年的会试。但考试结果，郭嵩焘再次落第。此后，他屡考不中，一直到道光二十七年，才殿试通过，得中进士，在科举途上奔波了十二年，已经二十九岁。

二、结交朋友

郭嵩焘在读书和科举的过程中，结交了许多朋友，其中大多后来成了那个时代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像曾国藩、曾国荃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胡林翼、刘蓉、罗泽南、江忠源、沈桂芬、沈葆楨等。就是这些人，组成了未来湘军领导集团的班底，成为清廷的栋梁。

这些人中，郭嵩焘结识最早的是左宗棠。他们是同乡，在仰高书院读书时是同学，关系自不一般。

在岳麓书院读书时，郭嵩焘与刘蓉是同学，结成了莫逆

之交。

也是在岳麓书院读书时，郭嵩焘与曾国藩相识。曾国藩是岳麓书院的学生，两年前已经毕业，参加了两次殿试，均不中，于道光十六年过长沙，经刘蓉介绍，郭嵩焘与曾国藩相识。

在道光十七年参加乡试时，郭嵩焘与江忠源相识，他们是同榜举人。道光二十四年，郭嵩焘把江忠源介绍给曾国藩。

道光二十五年郭嵩焘在京应会试，由曾国藩介绍他与李鸿章相识。

同年，郭嵩焘进京应试不中，回长沙时结识了罗泽南。当时，罗泽南在家乡收徒讲学，郭嵩焘通过结识罗泽南，还结识了他的众多学生，如后来成为湘军重要将领的李续宜、李续宾、王鑫等。

郭嵩焘认识胡林翼是通过左宗棠。左宗棠科举不中，在原两江总督陶澍家教书。陶澍的女婿是胡林翼，左宗棠又介绍郭嵩焘与胡林翼相识。

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，郭嵩焘进京应试，同中进士的有沈桂芬、沈葆楨，他们因此相识。

这些人中，除李鸿章、沈桂芬、沈葆楨外，都是湖南人。

三、立志高远

郭嵩焘自幼受到励志教育，幼年就胸怀大志。有一个故事说，一日天气很热，伯父与几位朋友在院里纳凉，见郭嵩焘仍默坐在书斋中用功，伯父便对朋友们说：“龄儿遇事恂恂，独其读书为文，若猛兽鸷鸟之发，后来之英，无及此者。虽少，

然观其志意，无几微让人，岂徒欲为诸生之雄哉？”龄儿是郭嵩焘的小名。这个故事说明，在家长的眼里，郭嵩焘自幼就是与众不同的。

所谓人以群分。郭嵩焘自己如此，他结交的朋友刘蓉、曾国藩兄弟等人，个个如此。

郭嵩焘与这些人交往，一般是在一起切磋学问，议论时事，游山玩水，陶冶性情。遇事则彼此提携帮助。谁有了喜事，大家一起祝贺；有了不幸，则给予安慰，朋友思想和行动出了偏差，还要提醒、规劝。这是当时读书人交友的常例。只是，郭嵩焘与刘蓉、曾国藩这些人交往，更崇尚学问、忧心国事，大家齐心协力，誓为国家干出一番大事业来。

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，刘蓉的父亲曾对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讲：“天下之乱已兆，无有能堪此者。其吾涤生乎？君与湘阴郭君及吾家阿蓉，皆中兴之资也。”涤生就是曾国藩。刘蓉的父亲预感到天下将大乱，而在他的眼里，曾国藩兄弟、郭嵩焘、刘蓉等，必是力挽狂澜的柱石。

从父辈的赞扬中，我们看到，他们的异处凸显这样的内涵：“中兴之资”。

这种“中兴之资”的潜质，是一直在他们身上的。这从他们交往中经常谈论的话题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

道光十六年，郭嵩焘、刘蓉在岳麓书院第一次见到曾国藩。曾国藩会试落第，出游江南，路过长沙，经刘蓉介绍与郭嵩焘相识。这次他们在一起待了差不多两个月。次年，曾国藩去浏阳考察古乐，再次路过长沙，郭嵩焘、刘蓉与曾国藩又有一个月聚谈的好日子。三十年后，刘蓉在给郭嵩焘的一封信中记述了他们两次相聚，说他们三人“雅志相期，孤芳自赏”。这说明，当时郭、刘、曾三个人，年轻气盛，傲视流俗，并立

志高远。

关于他们在长沙聚谈的内容，郭嵩焘自己的记述更加明白，说他和曾国藩、刘蓉等在长沙晤谈，“晓然知有名节之说，薄视人世功名富贵，而求所以自立”。他总结说：“数十年出处进退，以及辞受取与，一皆准之以义，未尝稍自贬损，于人世议论毁誉，一无所动于其心。”严酷的现实使这些胸怀大志的读书人决心出处进退和辞受取与，统统以一个“义”字为准则，不计个人贬损，一心自强。

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，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。这些“晓然知有名节之说，薄视人世功名富贵，而求所以自立”的年轻人，对这次事变作出了自己的反应。郭嵩焘去了浙江，以探究竟，第一次受到了战争——与洋人之间的一次重要战争的洗礼，尽管当时郭嵩焘对洋人的认识水平还是不高的。

有没有志向，对人生的意义是重大的。有志向未必有实现抱负的机遇。但机遇一定会钟爱和眷顾那些有志向的人。

四、崭露头角

古人曾有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”之训。当初，郭嵩焘和他的朋友们要“三不朽”，走的是当时读书人只能走的那条读书、科举的老路。问题是，走那条路，未必能够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。郭嵩焘和他的朋友们都很聪明，学业很精。但聪明、学业精，未必能够科考得中。即使考中了，也未必能够有官做。没有官做，治国平天下，一切都是空话。

实际情况是，郭嵩焘本人在科举的路上奔波十二年才得中进士，而考得了进士并没有被授官。他的朋友中，还有几个人

屡考不中，被迫放弃。只有曾国藩一人得了个侍郎。这预示着，如果走原来的老路，郭嵩焘和他的朋友们，只会有个别人，顶多是少数几个人得以如愿，那样，想以一己之单薄之力，或几个朋友的合力来干一番大事业，是不可能的。

但是，一件事情的出现，给这些人提供了机遇，使他们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，不是个别人，也不是少数人，而是差不多悉数得到重用，去实现自己为报效朝廷，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。

这件事就是太平天国起义。

太平天国起义始于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。洪秀全在当年十月于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树起反清大旗。他领导的太平军先占永安，后攻下全州，乘胜进入湖南，进军长沙，围攻不下，转入湖北。太平军于咸丰四年（1854）攻克武汉，随后沿江而下，攻克南京，改南京为天京，并在天京建都，随后西征、北伐，打遍了大半个中国。

太平天国的兴起，激发了全国各地的反清暴动。这些暴动，壮大了太平军反清声势，使清廷处于四面楚歌的环境之中，同时分散了清军的力量，大大有利于太平军的军事行动。

太平军起义，清廷仓促应战，且由于将领腐败无能，军队军纪败坏，清军各路人马在太平军的凶猛进攻面前纷纷败阵。太平军攻克武汉，引起清朝方面的巨大震动。清廷对太平军的动向捉摸不定，防不胜防，大清国败势凸显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郭嵩焘和他的朋友们纷纷投笔从戎。

郭嵩焘和刘蓉随同曾国藩到长沙组织团练，建立起了后来的湘军。他的第一个官职——编修，也是由于在江西与江忠源并肩作战有功而得的。此后，他屡屡建功，最后成为封疆大吏，成为清廷派往国外的首任公使。刘蓉同样是由于与太平军

作战得以升迁——咸丰十一年便是代理四川布政使，最后成为陕西代理巡抚。

五、三起三落

一起一落

郭嵩焘从与太平军作战开始，先在江西江忠源处得编修之职，后在曾国藩幕府中做幕僚。他的才能和在军中所起的作用受到朝廷的关注，遂被调入京城。开初，郭嵩焘被安置在翰林院，依然为编修。

郭嵩焘进京，并不是由曾国藩等湘军集团的人所推荐。他与刘蓉到曾国藩那里，二人已经约定，并向曾国藩讲明，一不要曾国藩开薪酬，二不要曾国藩保荐。曾国藩正在用人之际，也绝对不会主动放他。

他的入京推荐人是陈孚恩。当时，陈孚恩是兵部尚书。郭嵩焘和陈孚恩在咸丰三年相识。那时，郭嵩焘与江忠源一起被太平军围困在南昌。陈孚恩正丁忧在家，与郭嵩焘“同居围城两月有余，朝夕会议，相待至为优渥”。

陈孚恩推荐郭嵩焘进京，又与时任户部尚书的肃顺有关。肃顺，爱新觉罗氏，是满洲镶蓝旗人，敢于任事，被看成是咸丰帝的股肱之臣。肃顺主张重用汉人，湘军崛起，肃顺十分看重。或许肃顺让郭嵩焘进京，正是看重郭嵩焘在湘军中的地位，尤其是看重他与曾国藩等人的特殊关系。

陈孚恩和肃顺把郭嵩焘弄进京来，其本意并不是要郭嵩焘进翰林院，而是要他进南书房。因为进入南书房，必须是翰林院的翰林，故有此安排。

南书房原本是康熙帝读书的上书房，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，选翰林等官入宫当值，这些人被称为“南书房行走”。当初，那些在此供职的官员除按照康熙的吩咐撰写辞章外，还负责起草诏令。于是，南书房一度成为发布政令的所在。到咸丰帝时，这里成了一个咨询机构，皇帝随时可以就某事找其中的供职者垂询。所以，“南书房行走”既可看成一个闲差，又可称为“天子近臣”。

郭嵩焘进京供职翰林院是咸丰七年（1857）十二月十八日。半年多之后，他接到了应试南书房的通知。

在这之前，郭嵩焘已经通过陈孚恩与肃顺相识，并很快受到了肃顺的宠爱，成为“肃府六子”中的一个。

当时，南书房的最高领导是翁心存，职务上称“南书房师傅”。由他出面保举郭嵩焘入南书房。所谓保举，就是“提名”，能不能进入南书房，还要经过种种考试。

郭嵩焘并没有考好。试题是“拟唐王勃《九成宫东台山池赋》”，作五言八韵。郭嵩焘的古文底子很是深厚，诗文辞赋，许多篇他能够倒背如流。但碰巧王勃的《九成宫东台山池赋》他背不下来。这样，要求照《九成宫东台山池赋》作赋，他自然砸锅。

考后，能不能进入南书房，得有皇上“钦定”。郭嵩焘虽没有被录取，但还是见到了咸丰帝。这表明，肃顺、陈孚恩等人的良苦用心。

咸丰帝知道郭嵩焘在湘军和太平军作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，决定再见他一次。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，也就是第一次召见四个月之后，咸丰帝第二次召见了郭嵩焘。

咸丰帝见郭嵩焘后说：“文章小技，能与不能，无足轻重。”随后，君臣二人的谈话进入实质。咸丰帝问郭嵩焘：“汝

看天下大局，宜如何办理？”这样的问题，现成的答案就装在郭嵩焘的脑子里。他回答说：“天下大局，督抚与将帅并重。已失之城池，责将帅收复；未失之土地，责督抚保全，大局始有转机。”咸丰帝又问：“究竟从何处下手？”郭嵩焘答道：“据臣愚见，仍当以讲求吏治为本。”

咸丰帝没有明白郭嵩焘的话的全部意思，时局究竟如何的问题一直让他放不下，所以回过头来，又提起旧的话题。而且令郭嵩焘想不到的是，咸丰帝对于第二次见面的他，竟然问了一句让他感到心惊肉跳的话：“汝看天下大局，尚有转机否？”

这句话换一种说法就是：“你看咱们大清江山还有没有救？”这可是一个天大的问题。郭嵩焘是一个思想敏锐的人，他不可能体味不到问话的分量，也不可能认识不到皇上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极不寻常。

实际上，当时的形势让咸丰帝不得不提这样的问题。两年前的夏天，太平军已控制了上自武汉下至镇江的长江一线，拥有江西、安徽之大部和湖北、江苏之一部。那年七月，太平天国发生“天京事变”。内讧迭起，大大消耗了自己的力量，清廷抓住机会，调动各个战场的力量向太平军发动猛攻，太平军连连失利。但似乎天不绝“天国”，太平军渐渐缓过劲来，尤其是洪秀全起用年轻的将领李秀成和陈玉成，太平军的颓势很快得到扭转。就在召见郭嵩焘的当年六月，李秀成和陈玉成约集太平军各地守将在安徽枞阳会合商讨军务，会上，“各誓一心，订约会战”，制订了下一步作战方案。七月，陈玉成率部再克庐州，随后挥师东进。八月与李秀成部在滁州乌衣镇会师，大败德兴阿所率之江北大营军和胜保的骑兵，又在江浦境内击溃江南大营的援军。接着，两师合军直下浦口，攻破江北大营。两师乘胜连克江浦、六合、天长、扬州。清军江北大营

经此打击，一蹶不振，被迫撤销。九月，太平军主力与湘军战于安庆。接着，湘军大败于三河镇。三河之战，对湘军打击极大，使元气尽伤，四年纠合之精锐，覆于一旦。

这是召见郭嵩焘前夕与太平军作战的形势。太平军是不是不可战胜？大清国是不是气数已尽？这都是咸丰的心病。

还有更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如何对付洋人。当时，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进行之中，英法军队已经打到京城的大门口，事态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，咸丰帝心中无数。与洋人较量，咸丰帝的父亲道光皇帝吃了大亏。咸丰帝不会不记得，由于与夷人签订了屈辱条约，割地赔款，父亲临终前曾有遗旨，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太庙。现在，洋人气势更盛，自己会不会步父亲的后尘？这不容咸丰帝不犯嘀咕。

郭嵩焘并不像咸丰帝那样悲观。他认为有湘军在，太平军就成不了气候。至于对付洋人的问题，他觉得，如果照他的主意去办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，郭嵩焘应对了咸丰帝的问话。

郭嵩焘不愧为文章里手，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，而是先把问题拉开去，说：“皇上，天也。皇上之心，即天心所见端。”并说：“皇上诚能遇事认真，挽回天意，天心亦即随皇上为转移。”咸丰帝遂问：“如何便能转移？”

郭嵩焘又回到“认真”上，道：“不过‘认真’两字。认真得一分，便有一分效验。”随后，郭嵩焘把问题与湘军挂上了钩，说：“湖南、北所以较优，亦由抚臣骆秉章、胡林翼事事认真，吏治、军务两事，都有几分结实可靠。一省督抚办事能认真，便也能转移一省大局。”

讲了这些，咸丰帝还觉得郭嵩焘“尚有不能形之笔墨”的话要讲，要他畅所欲言。郭嵩焘确实有更多的话要讲。